

鹭江出版社

饮恨金门

吴龙海



饮恨金门

吴龙海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6.625印张 2插页 370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

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 210

ISBN 7—80533—213—4

I·69 定价: 6.30元

第一章

闽南的十月，秋色迷人。

夕阳似醉汉的面孔涨得红彤彤地留在水天相接的地方，正在兴奋地迸出最后的光芒，将金门海峡染成红紫掺杂的迷人色彩，就象一匹微微抖动的锦缎。涨潮时分的海风轻盈地吹进海湾边那片密匝匝的相思树林里，暮霭飘飘荡荡，四周的一切更变得朦朦胧胧。那些奉命就地休息的战士，原先都老老实实在地和衣躺着或靠在树干上闭目养神，以期度过难熬的等待；现在，在晚风的抚慰下反倒越发心神不定了一一再过几个钟头，他们就要乘着战船，劈波斩浪，冲向大金门岛的海滩！

这支惯于进行陆地战斗的精锐之师，在揭开这场规模宏大而又十分陌生的渡海登陆作战的帷幕之际，就处在与金门隔海相望的同安县沃头东北海湾一带，所以出征者只要透过面前这片被火烧着般的海面，便完全可以看到遥远的攻击目标如同一条长长的鲨鱼横卧在海中。此时此刻，它是那么神秘，又那么叫人眼馋。

暮色中由远而近地传来战马嘶叫声。不一会儿，几个汗涔涔的军人从马背上跳下来，然后把嘴上喷着雪片似的白沫的马匹系在一堵山崖下。

“你听，大伙儿迫不及待了。”跟在翟家烈团长后面的政委高成锐悄声说道。

“都是一帮调皮驴子。”翟家烈荡漾着一脸快意，“参谋

长，通知各营解除防空命令。”

不一会儿，启渡场附近掀起一阵狂热的骚动。那些忍着性子度过白昼的士兵，纷纷把戴在头上、遮在武器上的伪装物统统掀掉。

海湾原先只是空白。现在，战士们七手八脚地把藏在山沟里、滩涂上的船只推下海去，一忽儿功夫这里犹如出现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海上城市。

瞧着帆船，翟家烈的内心感受到十二分的宽慰：一连十几日，敌机无数批次轰炸这一带，海滩上的防风林，大多树木被炸得成了焦黑色的桩子，怒目刺向天空。然而，敌人几乎没有捞到什么便宜。翟家烈触景生情，心想，看来这次登陆作战得费点神了——不过，友军打厦门岛那一仗，无非干了两天，就让汤恩伯差不多全军覆没，要是这个常败将军跑得慢点儿，下场绝不会比黄维、杜聿明光彩。他自言自语说：“打得顺手不顺手，明天就可以见分晓了。”

听着周围传来的欢笑，他也深受感染。参加军里召开的最后一次战前协调会以后，团长、政委们被破例招待了两杯茅台酒。这点酒对他来说，虽然微不足道，顶多只觉得嗓子润了点，谁知颠颠抖抖了这一阵子，酒劲犹在，身上还有种热烘烘的感觉。

“……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祖国的战场，同志们整齐步伐奔赴祖国的边疆……”和着微风送来的响亮歌声，他情不自禁地轻轻吹起口哨。尽管他的口技并不出色，而且知道参谋们正抿嘴暗笑，他还是颇为自在自得。

如果没有下额那道过于明显的刀痕，翟家烈算得上是个英俊的男子汉。他身材魁梧，各个部位比例谐调匀称，那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军装穿在他身上，贴身得就象裁缝特意为他设计制作的。他有着一张气色很好的脸，尤其两道又黑又长的剑眉和那双炯炯有

神的眼睛，为他添了几分神采。’与他28岁的年纪相比，那双眼里流露出来的坚决、果断的神情，显得老成持重；加之平时不苟言笑，难免会给人造成一种面容严肃的错觉，所以不仅是战士，就连营连长们，一般都不敢和他开玩笑，只有到了心曲相通的地步，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。

海风轻轻地吹拂着面孔，怪痒痒的。翟家烈站在隆起的沙包上，拿着望远镜向东瞭望，海峡对岸的攻击目标依稀可辨。司令员在作战会议上曾对大金门岛作过形象化介绍，说它的形状就象一个哑铃，这个比喻好不贴切。此岛两头大，中间小，并且就象造物主将两大块不同的地形硬性拼凑到一起。岛的东北部以北太武山为重心，多为丘陵山峦，西南部较为平坦，是县城的所在地。金门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是扼守台湾的海上天然屏障。拿下金门，对于解放台湾，统一全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。根据既定作战方案，今晚11时船队开始起渡，争取明晨1时第一梯队的三个团能在西南部10里海滩实施正面突破；攻下县城后，转而围歼北太武山之敌。

暮色越来越浓，金门岛已经全融成黑糊糊的一片。但是，翟家烈仍然没有收回视线。那个模糊不清的地方，正在唤起他深藏在内心的不可抑制的渴望。本来，这个仗在10天前就该打了，谁知上级改变了部署，决定先拿厦门，后取金门，否则他笃定可以在闻名的金门马场上好好奔驰一番了，骑马是他在战争环境里养成的爱好。现在，登陆的命令当然不会改变了，由他指挥的“老四团”将首当其冲登陆金门，也是铁定的了。军长在战前打招呼，要调他去另一个师里当参谋长，他没答应。在中央提出解决台湾问题之前，这是最后一战了，何况此仗假如打得不坏，真格是向刚刚成立24天的新生的共和国献了一份礼物。当然，领导上可能出于对自己的爱护，可能考虑到即将分娩的妻子需要他照

顾。他觉得这都没有必要。他面对的敌人无非是一帮溃逃的残兵败将，不用几天，他相信就可以攻下金门岛，凯旋而归了。

夜幕急促地拉下来，所有的船只已经起锚，参加编队出海。全团四五十条船的速度、动作，现在无一例外地落进翟家烈的视野。谁家动作拖泥带水、慢慢腾腾，或干净利索、风风火火，都免不了会得到他的表扬或批评性的评语。

他特别注视七连那几条船，突然，他两眼一瞪，骂开了：“这二杆子，在搞什么鬼名堂！”

他让团前指坐的那条船追了上去。

“报告团长，我们已做好一切出征准备。”欧阳旭站在船头上，给翟家烈敬礼。这个代理副营长兼突击连连长的皮肤晒得黑不溜湫，身上的肌肉特别结实发达，长得活象一头猛兽，瞧那副模样，分明就是一块打仗的好料。

翟家烈一声没吭，只是用挑剔的目光朝他打量着，“你倒挺会胡弄人，可瞒得了谁？！”

“团长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看你们少说超载了一个半排的人数。”

“这……”欧阳旭摸了摸光头，说话有点结巴。“俺连一共才配两条大船，今天下午又找来三条舢板，坐百把十号人，挤是挤一点，问题也不太大。”他终于把话说顺了，嗓门粗了一些：

“到了这种时候，叫谁留下当第二梯队都不好办。团长同志，你不也看到了，七连的士气，就象泼了油的干柴……”

“我就料到你会胡来。”翟家烈说，“坐船不是坐驴车，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。你们超载那么多，万一把船弄沉了，那会完蛋的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欧阳旭仍不愿放弃作最后的努力，口气还蛮自负，“俺还带了几块铺板备用，万一出现个三长两短，反正不会

让谁逮头耗子往岸上闯。”

“就你逞能！”翟家烈加重语气说，“听清楚没有？说不行就是不行！凡超出的人员，全给我撤下来，跟后续部队一道走。总之，碰运气的事，绝不准干。”

此时，欧阳旭扫兴极了，心里暗暗叫苦不迭。“算是碰上枪口了。这下倒好，一大堆的思想工作，怎么做得通呢。”他想。

“还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翟家烈刚想让船开走，忽然记起关于三营营长的人选问题。原任三营营长今天下午为了救护船只，挨了敌机的炸弹牺牲了。军里将调一个干部来挑这副重担，可到现在还未报到。眼下出征在即，他得考虑让这位代理副营长准备挑起全营的指挥重任，以免到时指挥上乱了套。

“凭什么不让我上金门岛！”杜允涛象一只受了伤的狮子吼叫着。盛怒之下，他那张四方型的脸庞呈铁青色，一双阴沉圆睁的眼睛，充满怒气。他的血液冲上太阳穴的同时，连那些连接两鬓的“欣欣向荣”的胡子都耸立起来。

“这头猛兽怎么又发作了。”楼下有人小声地说，并且下意识地朝楼梯口一瞥。他们肩负看守任务，听到这种声音，不免有点惊慌，生怕楼上那个勇猛过人的副团长铤而走险。

海边的嘈杂声具有何等的吸引力，杜允涛猛地站起来，一个箭步蹿到窗口，注视着暝色中的海湾。透过天光水色，他不难看到那些船只已经编队完毕。杜允涛知道，一待时针指向11点，这支帆船组成的庞大船队，就将载着三个团的兵力，载着这些军旅中最杰出的骑士，飞越浑浊澎湃的海峡。

夜色象阴霾一样逼近，四周的一切被黑暗形成的那块偌大的墨色天鹅绒渐渐掩盖起来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。但杜允涛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令人神往的海湾，尽管不可测度的幽幽夜

色只能使他的期望更加渺茫。

今晚，他怎么也无法使自己超然一些。他那急剧起伏的胸膛慢慢平息下去以后，神情变得冷漠、严峻。即使这样，他的心还是宁静不了，一会儿象被一群老鼠啃啮着，一会儿又象重压着什么。“见鬼，我干嘛要去想这件事？渡海作战不跟我毫无关系了吗？哼，别看他们得意洋洋、耀武扬威，没准这一仗够喝一壶，到时碰个头破血流才叫人高兴。真要那样，算是苍天给了我一个活着的机会！”他马上又感到这个想法多么可笑，暗暗责骂自己感情用事。其实，他这么想无非是因为妒忌那些战友，无非是为了发泄胸中的怨气。不过，胀在肚子里的东西，并不是能象屁一样随意排除得掉的。他没有这个本事。

他不愿继续让眼前的出征情景，变成一支支利箭，射痛自己的心窝，于是强迫自己离开阳台，重新回到那张搁在墙脚落里的小床上去。否则，说不准自己会干出什么傻事来的。他的脑子里刚才萌发过一个不轨的念头——躲过哨兵的监视，自个设法跑到金门去，让别人睁开眼睛看看他姓杜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好在他的理智还是战胜了情感，他既不想“授人以话柄”，更不想拿生命开玩笑，他毕竟只有25岁呀！

杜允涛是在5天前关到这幢处于岸边的小楼里来的。事因说起来也很简单：驻训期间，他过去的拜把兄弟陈德成强奸了一位侨眷。此人逃跑之前，又穷凶极恶地放火烧掉20多条帆船。这给新区的军民关系和渡海登陆作战造成了恶劣的影响。由于他俩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有着同样的引人注意的历史背景，而且这一事件恰巧发生在杜允涛前去探望那位恶习难改的家伙之后。这样他便成为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，理所当然被解除兵权。

起初，他认为那些指责纯属无稽之谈，很快就会得到澄清的。凡事总要有证据。而他的“罪证”又在哪儿？然而大战在

即，谁顾得上为他甄别？他只好背负这一嫌疑。至于解除兵权倒也罢了，可他实在无法容忍这种充满敌意和戒心的禁闭，特别是不明不白地使他失去参战资格，最令他狂怒不已。从被禁闭的第二天起，他开始破口大骂了。可这除了引起看守者警觉外，全然无济于事。

“副团长，给你送信来了。”

一个稚气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。说话的小鬼点燃一根蜡烛，楼上顿然亮堂起来。烛光照着一张黑黝黝的脸蛋，一眼可以看出，这是个海边长大的孩子。他很瘦弱，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象小和尚穿着宽大的袈裟。杜允涛看过小战士送来的信，强压着的火气重新爆发出来了，咬牙切齿地把信揉作一团，甩到积满灰尘的旮旯里。

此信出自一位团政治委员之手。为了弄清其中的含义，杜允涛未尝没有琢磨过这段含糊的文字：“……或许，你是个无辜的受害者，我也宁愿这样相信。但是，这件事一时我也爱莫能助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还是幸运的，看来，你的脑袋是不会掉的。出征前夕，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：无论如何要冷静，绝对不能胡来。组织上会把问题审查清楚的。”他简直能背得出来。

其实，他的火气并非冲着这个团政委。

实打实说，他俩之间只是在1947年有过那么一段交往，如今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。杜允涛对自己落到这地步，人家还捎封信来安慰一番，无疑觉得此人挺够朋友。然而，恰恰又是这封信，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彻底失去参战的资格。他完全失望了。

“傍晚，军前指就移到这个村庄来了，”小鬼小心翼翼地说。

“那与我何干。”

“你要心里实在憋得慌，不妨找领导上说说呗。”他似乎不

怕杜允涛，悄然来到跟前。

“丁英浩，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”杜允涛突然歪过头，大声呵斥着。“见鬼，不去金门又怎的？我干嘛要象乞丐那样央求他们！”他两眼瞪着小鬼，接着话锋一转，“你当我不知道你肚子里打什么主意？觉得呆在这里太没劲，是吧？那就给我滚蛋，谁要你们看守我！”

看到丁英浩快快地向楼下走去，杜允涛这才觉得自己有些过分。在这段不寻常的日子里，唯有这个小战士给他诸多照应，否则保险会吃更多的苦头。正是如此，杜允涛总把丁英浩和别的看守人员区别开。

他和衣躺在床上，决意什么都不再想。可是，当他的眼睛望见结在梁上的蜘蛛，内心的苦恼又象那张蛛网，越织越大，无从解脱，他紧紧闭起了眼。

大约过了几分钟，他似乎听到什么动静，睁眼一看，发现丁英浩站在床边。

“你又上来干什么？”他没好气地问。

“副团长，忘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

“哼，好消息？别跟我来这一套。”杜允涛板着面孔说。

“你那么凶，谁敢开口？”

“不说拉倒。”

“好，告诉你，”丁英浩神秘地说，“知道吗，‘老四团’的三营长下午挨了炸弹……”

“怎么搞的……”杜允涛心里一沉，旋即烦躁不安地说，“去去，小鬼。”

“重要的还在后头。”丁英浩抓紧时间说，“听参谋们说，新任的营长人选还没有确定下来，军里可能让你接替。”

“你别撒谎。”

“骗你是小狗。”

海湾里还停着一条小船，它没有抛锚，随着起伏的潮水，孤零零、懒洋洋地漂浮着。只有当船离岸一段距离，士兵们才会慢腾腾地将它划回岸边。

海上起雾了，一团团随风飘来，使人感觉得出几分凉意。此时，除了不甘寂寞的侦察员，船舱里几个炊事员在波浪的轻轻摇动中，已经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。坐在他们中间的那一位上了年岁的人，将披在身上的雨布裹了裹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顶颜色褪得发白的皱巴巴的棉帽往脑袋上一扣，这就暖和舒坦多了。他塞了满满一烟斗上等的龙岩烟丝，低下头划亮火柴点燃后，靠在船帮上甜丝丝地吸了几口，眼皮也渐渐沉了下来，迷迷糊糊地瞌睡过去了。

他的年纪大约50岁光景，那容光焕发的面孔，稀稀拉拉的胡须，细眯起来的眼睛，以及扣在脑袋上那顶油渍渍的棉帽，配上过于发胖的中等身材，给人一副滑稽可爱的形象，活象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随手勾勒出来的漫画。但人不可貌相，这个老头可是“老四团”唯一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，不过职务上却排在30几名之后——一个管人吃喝拉撒的管理股长。年轻人习惯叫他“二万五”，也有人叫他何老头，至于他的真名叫什么，至今很少有人知道。

“喂，‘二万五’，在想什么好事。”有人拍了拍何老头的胸脯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“干嘛，‘坦克’？”

“想婆娘了吧？能不能把秘密公开一下？”侦察兵胡占虎嘻皮笑脸地说。

“甭没大没小的。”何老头乐呵呵地笑道，“依我看哪，胶

东人中没有几个比你‘坦克’更浑了。”

“我可没冤枉你，”胡占虎说，“近几天，几乎全团上下都听到你把自己的‘牵手’（闽南方言指老婆）大吹特吹了一通，你说，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何老头用手抹了抹面孔，说。“我正在琢磨，今晚的潮水数得上是整个秋天里涨得最高的。咱们倒选了个蛮不错的日子，赶到登陆的时候，潮头兴许把沙滩上那些狗屁的障碍物都淹没了。”

“潮水涨得多高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，再等下去，连黄花菜都凉了。”插话的士兵叫钱真，长得蛮秀气，要是在白天，从他身上可以看到那种羚羊一般矫健的体态和风姿。现在，他的大脑也象羚羊一样不大安定，随时处于警觉的状态。这是他第一次以侦察员的身份参加登陆作战，头一件不称心的事就是怕捞不上痛痛快快的仗打。

“小钱，就你一个人焦急？可这是命令！”坐在船头的孙光辉终于憋不住了。

“是啊，小孙说得对。”何老头说道，“服从是军人的天职，这话啥时候都不能抛到脑后去。”

“得了，老头，你唱这种高调，真叫人腻歪。其实你比谁都恨不得插翅飞到金门，好抱你的牵手……”

“‘坦克’，就你的嘴象个破车。”孙光辉拿出副排长应有的威严制止着，以免大家附和着大个子倒出一大堆牢骚怪话，只在这时，他那脸上挂着的似乎永不消失的微笑，才稍稍退去一点。“你以为我心里就没想着去打仗？那又有什么法子呢！”他微微鼓起眼睛，象近视眼似的定神瞅了瞅“坦克”一眼，然后就势欠了欠身。

孙光辉说的全是大实话。部队行动之前，团长把他叫去交待

任务，说是要把新上任的三营长接去参战。当时，他就料定，执行这一命令实在会比拿下一个地堡艰难，因为大家的心思肯定跟着船队走了。他是属于外露型的，但他从那时起一直竭力克制着。否则，只要稍微表示一丁点儿情绪，就会把众多的高级牢骚诱发出来。即是这样，同伴们并未体谅他的苦衷。

“那就自认倒霉吧。”胡占虎耸耸肩膀。

“话也不能这样说，”孙光辉露出亲切的微笑，温和地说，“我看未必，咱们没准运气不差，那头等艰苦的硬仗，看样子还得等着咱们呢。团长或许想叫能干的侦察兵先养精蓄锐，到时好钢才能用到刀刃上。”

“把你美得不轻。”胡占虎辩不过副排长，心里又不太服气，便把手一扬，“反正我不管，这一仗我至少要立个三等功。不然，我再也不和你配搭档了。”

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哄笑。

“笑个屁！”胡占虎的脸涨得红红的，仿佛那笑声碰痛了他心里的一个伤处似的。他忽然气鼓鼓一皱眉头，冲着副排长说，“你讲个明确的，好让大家有个指望。”

孙光辉没有马上回音，慢悠悠看了看表，说：“离规定还差41分8秒，要是到了点还没见着人影，本人自然敢负责把船开走，但是在这之前，谁都得按命令办事。所以，我建议大伙不如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下，等会儿一接上火，可就没这么舒服了。”

大家还有什么好说呢？！

夜暗里的雾气，正在把水天之间变得更为浑然一色，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。在这种时刻，船上的人既不用耽心飞机来轰炸，也没有蚊虫侵扰，人的身躯随着微波悠悠轻晃，不由把那些心事也轻晃出来。唯有胡占虎还是不甘寂寞。

“喂，那位老兄的问题搞清楚了吗？”他拍拍身边那个始终

保持沉默的女干事的肩膀。

“谁的问题？”高竹枝转过脸来，“莫名其妙，你是叫我猜谜呀？”

“杜允涛。”

“天知道。”

“你不是刚从军里下来嘛？”

“那又怎样？谁任命我当干部部长啦！”她故意拿话呛他。一个小时前，她要搭这条船，曾受到他的阻挠。若不是何老头认识她，或许就没门了。

“女人！”

“女人怎么的？”她说着扑哧一声笑起来，“了不起的男子汉，你就准备受点委屈，和我这个女人一道上金门岛去看管俘虏吧，那样，会叫我开心都来不及。”

船上又爆发出一阵笑声。

尔后，她倚着船帮，不再计较这个被刺痛的男子汉唧唧些啥，也不让自己继续陷入那种无穷无尽的苦恼的沉思，一味只顾忘情地盯着发出窸窣窸窣声响的潮水。她简直被这股实实在在的力量吸引住了。辽阔、朦胧而迷人的大海，到处都响着这种欢乐的节奏，那就是音响，就是生命，就是光明，就是心灵的搏动。一种喜出望外之感正在迅速流贯她全身。她想，大海真是了不起，真后悔没有早几天下到突击团，不然一定可以争取下海训练。她相信领导上不会不批准，就象自己要求上金门岛参战一样，无非费点口舌罢了。假如谁要拒绝她，那么，她就会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懂水性，家乡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能够作证。

风大了，浪也大了，雾霭浮游在海面，构成一幅幅剪影似的画面，情景十分令人惊叹。她激动不已，默默地说道：“让一切都成为过去吧！我应当接受大自然的恩赐。”可一想到等待自己的

是一个未知数，一个可能性，她又有点儿感到茫然。

“小高，给！”何老头从夜幕中塞过来一小包东西。她还没有领到干粮呢，不由朝这个善解人意的管理股长笑了笑。

“等到肚子饿得慌，它就管用了！”何老头说。

“啊哟，好香！”孙光辉故意惊叫起来，“大伙瞧瞧，‘二万五’刚刚走马上任，就放起三把火来了。他为咱们想得多周到啊！你们知道吗，那玩意是用鸡蛋加白面搅和的，没等牙齿碰着，就会自动落到肚子里去。啧啧，今晚这里可就不委屈啦！”他拍拍肚皮，扮了个鬼脸。这才是他的庐山真面目。可惜，天黑没有人看清这副活宝相。

他的话挺有鼓动性，侦察兵们当然积极响应，一时弄得何老头哭笑不得。“靠边稍息去吧，这是给团首长准备的。”他说，

“谁叫你们催命似的，不然我至少可以让炊事班再烙一嘟噜。”不过，他到底还是忍痛割爱地从筐里拿出一些煎饼，分给小伙子们。

现在，他成了船上最显鼻子显眼的人物。

“喂，‘二万五’，这回领导上是不是把你这个‘三朝元老’忘了，咋没让你闹个营长当当？无论凭资历、凭经验，你都没说的。真是，为何偏从别的团要个黑屁股……”

“‘坦克’，你瞎咧咧个啥！”何老头说道，“懂吗？这是革命分工的需要，组织上作出这种调整，也是照顾我哩。”

“好象听说你为这件事找过团长。”

“瞎说！”

“我可是顺风耳。”

“那又咋的？”何老头怕形势发展下去，对自己不利，含糊糊糊地说，“谁都难免有拐不过弯来的时候，关键是看你怎么对待。”

“此话说得在理，咱们‘二万五’就有这个觉悟！”钱真咬文嚼字地说。

“你真不愧是个马屁精，该不是又想捞点煎饼吧？”胡占虎说。

“你也没有少拿！”何老头说话的时候，嘴角自动向两边拉开，眼睛眯缝成一条线。“‘坦克’，你要相信，当饿起肚皮，准会惦记你大叔的。”

“小王八才叫你大叔！”

何老头笑嘻嘻地笑着。

那些充斥在杜允涛心里的愤怒和悲哀快要爆炸之时，军部一位年轻潇洒的作战参谋出现在他面前。

“我叫陈长轮，”参谋自我介绍说，“看来你的气色还不错，至少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。”

杜允涛朝这张略带白皙的面孔瞟了一眼，嘴里冷冷地吐出一句话：“你是来这儿找耻笑对象的吗？”

“哪里话，”参谋得意地笑起来，“你怎么爱往坏处想。”他边说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纸，“瞧，你已经获得自由，而且被委以重任。”

一行清晰的字使杜允涛炫目：任命杜允涛为四团三营营长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如坠五里云雾。但白纸黑字，咋会有假？上面还盖着军长、政委的大红印呢！他似乎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没有弄错吧？”他有点看不惯陈长轮身上那副怡然自得的样子，稍稍加重口气说道：“陈参谋，要是想戏弄我，得当心着点。”

“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，都啥时候啦，我还会跟你开这

种玩笑。”陈长轮的脸部表情严肃起来。“照我的本意，真不打算把什么都告诉你，省得你激动得晕过去。”

“如果你是我的朋友，那就不要卖关子，快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吧。”杜允涛迫不及待地说。

“相信我说的了？”

“是的，”杜允涛诚恳地回答。

“好吧，我答应你的要求，”陈长轮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军里经过初步审查，同意让你上岛作战。当然，行政上决定降一级。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”他将那些复杂的过程用三言两语作了高度概括，然后，直切正题：“你马上收拾一下，15分钟内就要出发，有条船还在等我们，军前指对你们这个团，确实寄予很大希望，所以特地要我跟你们一道行动。至于具体作战事项，到了船上我再给你介绍。好啦，详情不必多说，总之，你够幸运的。现在军长还在等着，打算会见你5分钟……”

“军长见我干吗？”

陈长轮诡秘一笑，“这你还不明白，何必要我点破。”

杜允涛的脸上顿时泛起红晕，说：“承蒙组织上如此信任，姓杜的上了战场还会当龟孙子？！”

他获得自由了。他旁若无人地走出门去。他站在黑暗中，觉得自己身上浸入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舒适。是的，尽管他内心的创伤或许是难忘的，尽管他是以降职处分换来这个营长的位置，但他不再感到委屈，绝对没有那种耿耿于怀的感觉。那些，都是以前的事了。

稍过片刻，他听到身后的动静，转身一看，原来丁英浩把马牵来了。

“副团长同志……”他吞吞吐吐地说。

“叫营长。”